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後漢書補逸卷七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七

馬光

馬光字叔山監越騎視事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

案光伏波第三子封許陽侯

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

寺北宫

光為校尉帥厲吏士教習有方

光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

竇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懐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案光為人小心周密乃受誣于竇奴
小人陷害君子何所不至耶范書

廉范

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案范京兆杜陵人中興良吏
與杜詩張堪第五倫儕美也

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于路麟乘小車

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慇之命從騎下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康范為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鹵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令鹵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案范書時鹵軍甚衆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鹵以為救兵至遂引去此與虞朝歌增竈同意

梁福

司部災蝗臺名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真掾

宋范書闕後世有驅蝗移牒者覆牒云若是敝邑遣去還從貴縣發來惜無真掾止之耳近制責州邑捕蝗甚嚴稍有不力即白簡從事易驅爲捕亦秉畀炎火之意且于蝻子未化時官即勤爲搜鋤一待輭翅已生則州邑即有怠玩之譴法綦詳矣

班超

班超字仲升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案超扶風平陵人

班超孝謹家貧嘗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案定遠與伏波皆多大志勛業亦畧相彷但伏波執老當益壯之意遂至讒成馬革定遠望生入玉門關可謂知止不殆者

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以

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爲定遠侯

宋范

同

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黃麾

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案超誨任尚言與子產寬難之說正相反亦以地異耳後尚竟以嚴敗超言信矣宜陽為簡不成句范作宜蕩佚簡易是

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案范書稱超涉獵書傳是不屑屑筆研人氣概

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

案超乞歸書所稱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是也

梁諷

梁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感奔

馳來降諷輒為信𢘿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

案諷北地弋居人為竇憲軍司馬出征有功後坐失憲意被害范見諷子慬傳信𢘿意如今之令箭范畧

王景

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案景字仲通樂浪詌邯人其守廬江修芍陂教犂耕境內豐給不獨教蠶也景尤長于理水為千古治河之祖

鄭衆

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

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案衆字仲師鄭興子衆經術湛深故忠義凛然出使不辱

盧江獻鼎詔名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案衆可謂博雅矣後世以物疏事眆此

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陵折臣臣恐

不忍將大漢節對氊裘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

大漢之强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案范書衆辭使事同但范稱衆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後復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言爲匈奴所殺意引書家妄筆本書定不誤也

鄧彪

彪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案彪太傅禹之族人

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案彪字智伯五伯事范闕

李恂

李恂餉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案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恂為武威太守免歸非素枯寂者其清風可知矣

李恂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栢常在冢下

案范于恂傳不載此事一本恂作詢抑别有李詢也

馬融

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髙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案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融集載其居成懽里也融奢樂恣欲黨附拓識品不足道特才髙學博爲世通儒耳

范同

范叔

范叔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案范書闕

丁鴻

永元六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案鴻字孝公丁綝子時因日食上封事指斥竇憲遂以鴻兼衛尉屯南北宫收憲大將軍印綬此見鴻之經明行修非徒講誦問難以為能也

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于白虎觀

案范書又有廣平王羡一人羡明帝子也

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

案范書虎觀談經承制問難帝親臨决鴻以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焉無雙二語范作時人嘆羨其以君上不當稱字耶

元和二年車駕東廵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廵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于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

黄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饗之休符也上善焉

案丁鴻翼翼乃為此諛詞甚矣人之好諂也范不載

元和三年以廬江郡為大安國徙封鴻為馬亭侯

案馬亭鄉名

鴻薨子湛嗣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案范書夔作夏

張奐

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

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

案奐敦煌酒泉人帷中誦書特以靜鎮耳非若孔北海爲袁譚所攻談笑自若者也安石賭墅庶幾近之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上奐馬二十匹奐名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入懐盡還不受

案馬二十匹下闕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二語范詳

班固

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
狩輙獻賦頌
案固班彪子也望躍獻文東漢名儒如馬融上東巡頌崔駰上四巡頌比比皆然至唐杜甫亦獻三大禮賦進身今
聖主巡幸所至鴻儒儁彥競上賦頌每駐蹕清問下內閣及掌院學士甄別之多有從此登清華者駰以草莽鄙儒亦兩獻詩賦冊子一獻荒著書集皆荷
天恩垂問姓名收存南書房以備乙覽
皇帝功德隆盛遠佚漢唐愧鮿生頌揚未及萬一耳
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
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

案固從此知名于顯宗命撰世祖本紀諸篇後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也華嶠稱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惜其輕仁義賤死節蓋長于文而短于識者耶

樊煜

樊煜爲天水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人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値

案煜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范載酷吏傳

桓鸞

鸞父良龍舒侯相

案鸞桓榮曾孫范附榮傳

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綜貫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于待賢狹于養己常着大布緼袍糲食麤餐

案范畧鸞世其經術而能操行如此可洒族人為利一言之羞矣

鸞除陳留己吾長旬月間遷河内汲令

宋范書鶩爲令甚有名迹

梁竦

竦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邑兮卒暴誅于兩觀殷伊周之恊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顔于王廬圖往鏡來兮關闕在篇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頳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

耳忽摧兮六卿卒强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勛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于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勑職于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熈大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

爲期

宋竦字叔敬紞之仲子生兄松事徙九真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方之莽大夫之反騷其旨趣何如也

永和元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尹勤

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

荆棘

宋勤字叔梁南陽人和帝時代陳寵爲司空見寵傳

賀玄

賀玄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

宋范書闕

魯恭

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蝗蟲不入縣界河南尹遣郡掾肥親驗之坐樹下雉過止親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雛可憐親嘆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案恭扶風平陵人為令純任德化不用刑罰故有此徵三異一為蟲不犯境一為化及鳥獸一為童子有仁心

樊凖

樊凖字幼陵為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氷清

案凖一作准南陽湖陽人

凖為郡功曹公正

案是時和帝幸南陽准為功曹名見帝器之因拜郎中也

准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

梁商

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于閭閾明信結于朋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寛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巳輕財貸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

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

宋商字伯夏梁雍之子范稱其能虛已進賢李固周舉皆其所辟可謂大臣矣本書竭力揄揚其賢可知特性過慎弱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後冀遂喪厥家聲惜哉

商薨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玆玄陰幽居冥冥靡爾且窮

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裙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

攘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邉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案商居亢滿之地能以愿謹自終故順帝之朝聿稱賢輔豈其敎子無術乎何冀之不肖也范同

張霸

張霸字伯饒少以樊儵删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

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案霸蜀郡成都人數歲知孝讓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並佳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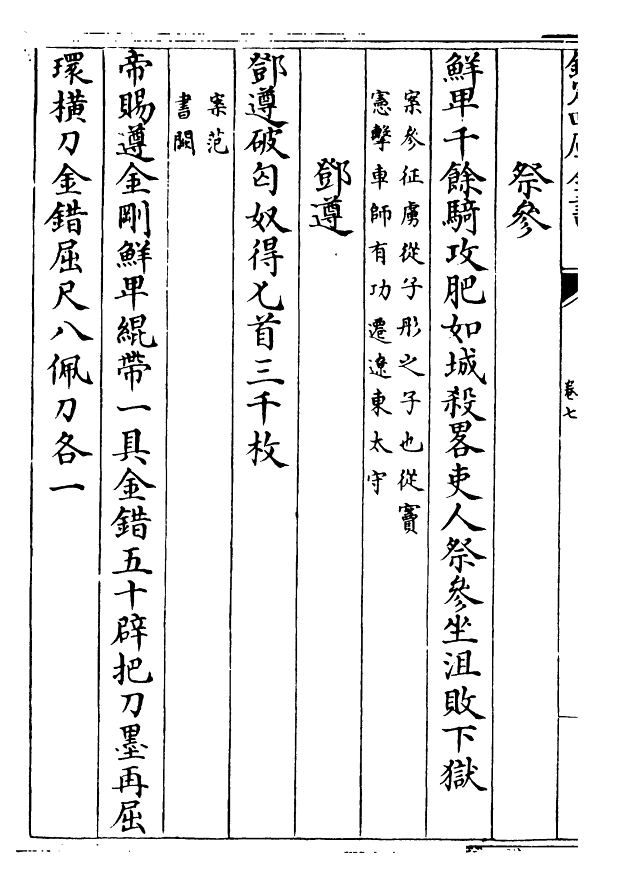
袁安

和帝始加元服太后詔袁安為賓賜束帛乘馬

案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時代桓虞為司徒也臥雪韻事范書不載惟見汝南先賢傳中

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案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朝廷賴安為重安之乃心王室至矣不然呂霍之變豈其免馬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畧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

案參征虜從子彤之子也從竇憲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

鄧遵

鄧遵破匈奴得匕首三千枚

案范書闕

帝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横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宋遵豈好劍乎既得匕首又賜名刀此可入刀劍錄

樊興

帝欲封樊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案范書樊宏傳云樊氏侯者五國興豈其一耶

梁冀

梁冀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

實非愚臣所宜

案冀字伯車商之子也

冀僭侈作平上軿車

案冀變易輿服之制又有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葢儼然改玉改步矣

劉寛

劉寛簡畧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客對罵曰畜生寛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案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范市酒下有迂久二字畜生作畜產

劉寛遷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案寛典歴三郡人皆感化彼武健嚴酷者能及此蒲鞭耶又異苑云崔景貞守昌平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寛一等今制長吏酷刑與貪贓並懲凡捶楚之具皆有尺寸定式其佐貳雜職等不得擅用嚴刑蓋解網泣罪之仁深矣

劉寛性簡畧夫人試寛意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羮翻汚朝衣婢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羮爛汝手

案范作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云云文較明暢餘同

趙咨

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

案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仕終東海相范同

姜詩

姜詩性至孝母常飲江水兒取水溺死恐母知詐曰行學俄而涌泉出舍側日生鯉一雙

案詩廣漢人妻龎亦篤孝詐兒行學范作龎事其刑于之化耶

賊經姜詩里不敢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詩掘示之

案詩于永平中舉孝廉觀埋米肉一節真不愧此二字

杜恢

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等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

北地靈州丁奚城爲鹵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

案此見范安帝記

朱遂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灾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灾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維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灾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尊憲舉正以聞

案狼災事詳見後謝書時李固引京房易傳以為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厭災狼食人即此也

何敞

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禄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

案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范載敞疏言臣累祖蒙恩至臣八世葢自修至敞凡八葉云

敞為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

財相讓

宋范書敘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而百姓化之如此

桓曮

曮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賑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過會稽往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

以繩繫着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賔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案𤨬范書作曄字文林一名嚴謝承書作儼榮五世孫也貞忮之操凛若嚴霜一餐之細不受于人後以貧瘁浮海容交阯竟死于合浦獄惜哉列吳郡諸事范書俱闕

樊宏

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案宏字靡卿樊重子也

馮石

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為侍中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案范書同

孔奮

孔奮字君魚為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姑臧長居數月輒致資産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妻子

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案奮扶風茂陵人一本作奮惟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是范亦相同

孔奮篤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禄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輙分減以遺奇

案奮友弟若此則老母之極膳可知矣范畧

徐防

防上䟽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

其真于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案防字謁卿沛國銍人夫論語為學聖之門徒以策試互相是非大非務本之學防此奏深得孔子先行後言之意其為儒宗當在賈鄭之上范不載此疏何也

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畧人吏京師淫雨姦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案范書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徐防夫燮理陰陽固屬公孤之責而東漢事歸臺閣不任以政則責有所

在矣加以策讓不亦宜乎仲長統之昌言之也

張敏

敏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案敏字伯達河閒鄚人漢制優待老臣若此策文范不載

楊震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

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亦稱關西孔子華書云楊氏與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奢僭不及楊氏盖真清白吏子孫也

嗚呼伯起之所遺厚矣

震為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洛陽都亭謂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奸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以見日月遂飲酖而死

案綱目讖震事庸主不能見幾而作宜其有殺身之禍也洛陽都亭范作城西夕陽亭

桓典

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案典字公雅桓焉之孫後與何進謀誅宦官功雖不遂忠義著矣

楊秉

楊秉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則警蹕而行

案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時帝私幸梁胤舍故秉疏諫焉

陳蕃

陳蕃爲光禄勲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宫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乎

案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蕃諸疏俱載范傳此因封賞踰制內寵猥盛故疏及之張南軒以為讀蕃疏之詞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詞達其義正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乃卒為宦者所害悲哉

陽球

陽球字方正爲司隷校尉詣闕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

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案球漁陽泉州人球雖酷吏然其誅鋤宦官使刑餘巷職縮志屏氣真爲人所不能爲者此條當係節畧本書觀范書足見此段裁剪之妙

籍建

中常侍籍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

案宦者而追封不知何功伐至此宜其有冏天獨坐之歎也

毛義

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案義廬江人事見范孝子傳序喜以爲親賢者固不可測而奉之觀人于微何其明也

孫程

中黄門孫程謀誅江京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粟脯使早成之乃與國等共立順帝

案程字稚卿涿郡人廢置出常侍之手千古第一變事

程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

案闞駰何物乃作史者叙其世系曲爲援飾范書删之是也章懷云東觀自孫程以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詳其所承本系是當時史官畏程等威權故若此吁可慨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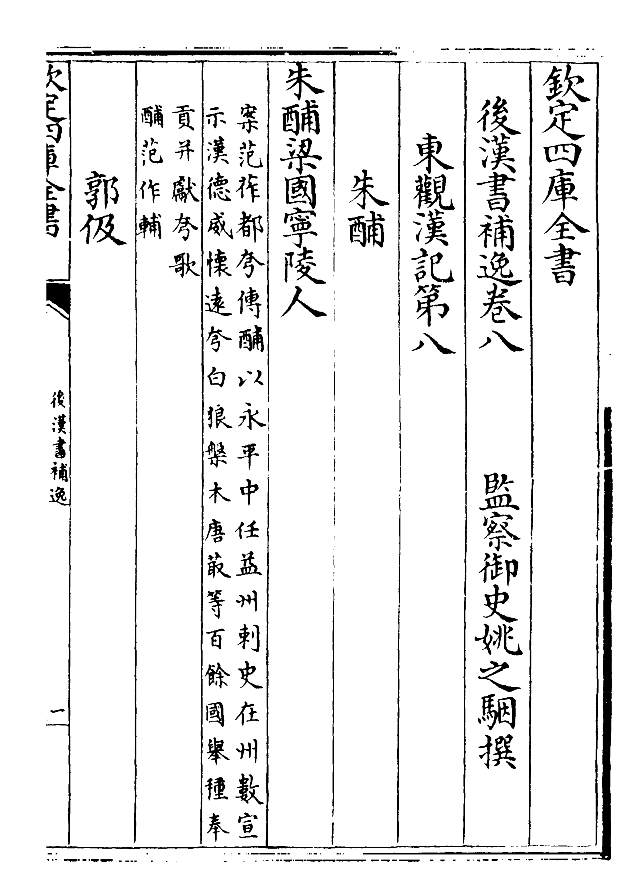
苗光

孫程賦棗脯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

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

案光乃十九侯之末孫程等既貪天為功而光又竊功之甚者本書故詳載之范删

後漢書補逸卷七



後漢書補逸卷八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八

朱酺

朱酺梁國寧陵人

案范作都夸傳酺以永平中任益州刺史在州數宣示漢德威懷遠夸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并獻夸歌

酺范作輔

郭伋

郭伋為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堠明購賞

案伋字細侯別見華書司馬書時盧芳自稱天子于九原也范同

應劭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隷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案劭所著有漢官禮儀風俗通等百三十六篇又有集解漢書傳于世則集解自劭昉也劭字惟范書同

詳見謝書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

案豐事見范祭遵傳

黄琬

黄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案琬早辯慧七歲對日食狀其事也夫日為月魄所掩故非朔不食其時刻分抄皆可按步推求考地志魏郡距洛陽纔七百里則所食多少當不及一分范書稱京師不見而瓊守魏郡乃以琬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對詔則虧蝕甚矣何相懸若是蓋當時厯法未精故踈漏者多耳范附瓊傳

陳球

陳球遷繁陽令清髙不動

案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與司徒劉命謀誅宦官反為所害

楊賜

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

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案賜字伯獻楊秉子弘農固世篤忠貞而帝之侍師傅其恩禮亦備至矣如所言不聽何

周珌

周珌豫州刺史慎之子也

案珌漢陽人范見董卓傳珌為吏部尚書諫卓徙都長安卓殺之英雄記作周毖字仲遠武威人魏志亦作毖

蔡倫

黃門蔡倫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

作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

案倫桂陽人倫故宦寺之賢者蔡侯紙衣被天下可云文苑功臣後乃監典校讐不又為儒者羞乎相州記云耒陽縣北有漢黄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

蔡邕

蔡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案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亦稱中郎邕集載所上書云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惟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欲制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謹封上律歷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則是求還時志並未成與此正合范書直云

奏其所著十志誤矣

宋楊

宋楊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

案范書闕

樊楚

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案此疑即樊梵字文高者前已誤作桓文高此再誤也諸籍抄撮訛謬至此

趙溫

趙溫為京兆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

案范書溫字子柔趙典兄子與兄謙相繼為三公

焱克

克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克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焱子河

案范書克代衛颯守桂陽故附颯傳後不詳載

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左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左對曰十二月盛寒

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宋民不知織故教之蠶若充者可謂民之父母矣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竒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

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案宣于哀帝時爲司隸宣子永永子昱皆有功業文章其少君之教深耶

呂母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輙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

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案范書載劉盆子傳赤眉之所由起也

梁冀妻

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為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

案啼粧折歩之人而以為淑慎徒汚誥命耳凡誥勅率多溢美之詞要在當之者猛省也

丁明册免

丁明代傅喜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上印綬還第

案此見前書當是本書引用耳

祠蕭曹墓詔

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絶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旣有節

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案此和帝三年事時祠高廟因念及勲臣也五經通義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得莽首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宫庚戌殺莽于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案范書注時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于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莽首詣宛

梟茨爲食

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饑饉掘梟茨而食

斤金斗粟

時天下大旱連年穀不成建武元年耕作者少民饑饉黄金一斤易米一斗盗賊人民相食

宋范書王莽末天下連歲災蝗盖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聖人也

赤眉

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士卒多凍死

祭六宗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乃奏立之即此也郃主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遂立祠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但六宗之說千古聚訟竟無全通亦難偏執劉昭辨之詳矣

好彈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

案此詔語殊不可解范不載

幸章陵

建武十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

觀百戲

帝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

武冠

武冠俗謂之大冠

案范作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

三獨坐

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案此見范書宣秉傳建武元年拜秉御史中丞特詔寵之遂爲故事兆范作師是

囊封

制上書以青布囊素封書

案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則皂囊也與此不同

南北單于

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

此建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也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本不當立衆大人議立之向化獨深其左賢蒲奴之立則爲北單于故范書列傳以南匈奴冠之

單于比

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

梁章愌云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則十八代也

鳳凰見潁川

建武十七年鳳凰出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頴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案范志鳳見頴川之郟縣有五鳳

章帝時鳳凰百三十九見

案鳳靈鳥也而數見若此其附會可知矣

安帝延光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單于朝

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

芝英

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木連理

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請封禪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

毋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臣以承天心

案范志但云羣臣上言不載熹疏世祖答詔以為百姓怨氣滿腹誰欺欺天可謂聖矣後竟用梁松等奏封禪則讀讖之誤也

建武三十二年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

赤漢九世當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傅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日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

案時獻河圖會昌符云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上齋夜讀此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

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

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絶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夸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夸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葢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太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

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懕圖籙當得是符懼于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案范書不載世祖雖從梁松等議封禪而其謙冲之德見于詔書非秦皇漢武比也

搕虎

吕母賔客徐次子等自號搕虎

案搕於責反范書作猛虎見盆子傳

三老兵

瑯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逄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

案樊崇輩即赤眉之魁也號為三老後奉盆子降世祖數其三善賜楊爵關内侯其仁深矣范見盆子傳

大雀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又永和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案范書永元十三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疑即一事紀年訛耳郭義恭廣志云大爵頸及身

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即今之駝鳥也

蕭何霍光墓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百步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

案明帝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霍墓故及之

鳳凰見肥城

鳳凰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

案章帝二年九月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即此

置郡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又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

分郡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顯候城遼陽屬玄菟

案三縣故屬遼東也

武庫火

元初中武庫火燒兵物百一十五種直十萬以上

案范書是時攻羌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之故有此應

大水

和帝十年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

案范紀五月京師大水即此

中護軍

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

麟見

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穎川上言麟見

白鹿

元和二年白鹿白兔九尾狐見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又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兎見

大鴻臚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大行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祠儐賛九賔之禮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補

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龔參施延並遷公

案此似有脱誤

驃騎將軍

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案范書官志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掌征伐背叛

血汗馬

聞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

案此乃明帝賜東平王書中語時以宛馬一匹遺王也前書天馬歌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

九真

九真俗燒草種田

案此即火耕也今人耕山多行之

祠孔子

章帝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儒者論難

案范書又有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事無論難語

增修羣祀詔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

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案范書見祭祀志只節畧二語耳連引經傳綴序成章亦文之一體也當奉此為鼻祖

議世祖廟舞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

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揚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夏禹湯護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洽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宜之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蒸祭始節用其文如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

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恊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徳之舞如故

案世祖撥亂中興舞以象功一代鉅典東平此議詳核莊雅可比班固典引范畧而不載何也

議上顯宗號

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讓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

有其美今廹遺詔誡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袷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

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當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賔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

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昭𥙷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

案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孝章以更衣有小别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于更衣四時合祭于世祖廟故所議若此夫孝明恭儉仁智廟號顯宗允為至當章帝此舉情文兼得至其賜東平書婉而且勁乃是絶妙尺牘非同尋常詔令也

爵秩差等

建武元年復詔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内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黄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

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
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
百石王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揖
擢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
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
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
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
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

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寺中中常侍光祿
大夫秩皆二千石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
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
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
比三百石大子舍人秩二百石
案此散見范百官志其璽綬則輿服志載之詳矣

遠夸樂德歌

提官傀搆大漢是治魏冐踰糟與天意合罔驛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

留不從我來徼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堪𦈶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倡樂肉飛局後仍離屈伸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揚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穉角存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僂讓彼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倲維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祚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離寒溫時適菌補雅推部人多有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仍路蘖摸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犂藉撛憐土地墝埆阻蘇邪犂食肉衣皮莫碭麁

沐不見鹽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路仁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觸冒險陜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禄緣崖磻石息落伏

淫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雒捕蒞菌毗父子同賜懷豪匹漏懷抱匹帛

傳言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

案益州刺史朱輔好立功名遠夷臣服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因重譯訓詁爲華言上之范于作都夷傳中但載所譯之詞惟東觀記有夷人本語今錄如前并以華言釋之

議郊祀冕服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衮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

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雝備思傳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案范志秦滅去禮樂郊祀之服皆以袀𤣥漢承秦故未能改易至顯宗初服冕旒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祀天地皇乎盛哉禮樂于是乎明備矣東平首引孔子之言可省千古說禮浮議范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後漢書補逸卷九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謝承後漢書第一

祭遵

祭遵為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案遵見東觀記此所引出范升議謚疏遵于雲臺中真不愧儒將也

陳臨

陳臨為蒼梧太守推誠而治導人以孝悌臨徵去後本

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之

案范書闕魏收五日詩云因想蒼梧郡兹日祀陳君指此

第五倫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涙

案倫見東觀記倫至性若此而或以探母口餅誣之不已甚乎

李淑

李淑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垣宿九卿下括河海

案淑豫章人范具載更始傳中

陸閎

吳郡陸閎為頴川太守致鳳凰甘露之瑞

案閎字子春會稽吳人謝作吳郡以吳郡于順帝時始分會稽置也附見閎孫續傳中

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案東漢書此類已為南史䏂胎范同

王防

王防字文始為尚書令典任樞機竭忠于國數陳便益

議判時政以輔闕失言旨切直多見納省

案謝書多可少否具可者往往美其大凡不復摭實生平才行盡于數語豈即傳末之論賛耶抑引用者節録也

范闕

劉裕

劉裕字伯祖補尚書郎裕有才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故每有奏决于口筆為羣僚所伏

案范書有劉祐字伯祖疑即此人見後祐傳

陳正叔

魯國陳正叔為大官令時黄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髮敕斬正叔正叔曰臣有當死罪三熾以爐炭增治吐炎燋爐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拔出佩刀砥礪五石虧肥截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而視不如黄門兩目臣罪三也詔赦之收黄門

案范書闕光武之智豈不如孫權之辨鼠矢特瑣瑣者不覺耳至以髮故而戮人恐暴君亦不爾謝書過矣又韓非子載晉文公譙宰人事與此傳大小同異豈事偶相類因脫胎舊文耶

嚴豐

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諌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案范書闕此豐在新莽時事建武以後必有事迹而書亡矣蜂有君臣之義賈萌誅莽以殫臣職故蜂附之其身雖戮其名不朽豐諌何為

包咸

包咸字子良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遣之

案咸會稽曲阿人范載儒林傳陷賊誦經置死生于度外非妄效終曲解圍僥倖免死也

咸少為諸生受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

咸明魯詩論語注東海立精舍講授

案咸以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後仕至大鴻臚顯宗每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其禮師傅渥矣

咸為吳郡主簿太守黄讜甚奇之

鄭興

鄭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詞溫雅

案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先臣更始繼依隗囂後乃託言歸葬終為漢室輔其真知幾者乎喪亂之餘獨能好古子衆遂世其經學豈不休哉謝此語以興不習讖以阿上故云范同

賈逵

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經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案逵見東觀記逵經術紛綸著撰甚富而范不列之儒林豈以其附會讖文耶餘同

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為牧守常自課之月讀一遍

案逵字景伯位至侍中今云字梁道又為牧守或名氏相同者也

桓譚

桓譚字君山年七十憙非毀俗儒出為六安郡丞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案譚見東觀記范稱譚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此在哀平閒譚正少年時事至東京以宋弘薦為議郎屢上疏言讖記之非後會議靈臺復廷毀圖讖譚之貶蓋以此謝書當無脫誤而引用者刪錄無法遂至大舛

許慶

許慶家貧爲郡督郵乗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案范書闕一本作許處字子伯當是慶字之譌末世仕宦者口不離貧字然輿馬炫人大非貧兒之態皆軺車督郵之罪人也

周穆

周穆爲功曹衣不覆軀

案范書闕

鄧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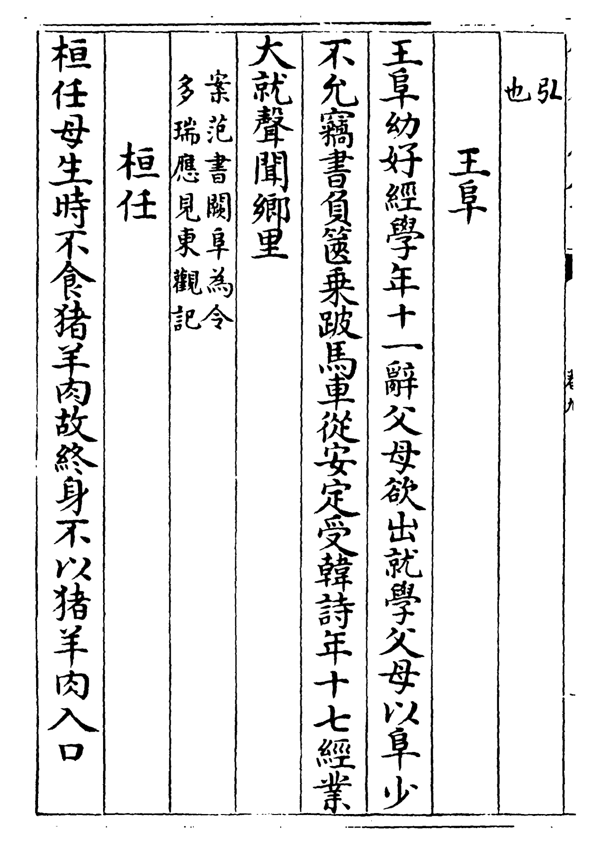
熀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

案范書更始使執金吾鄧熀將兵圍隗囂豈其曾事聖公耶

鄧弘

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馮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休弘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案范書鄧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馮異傳載弘事亦同又禹孫亦名弘附見鄧騭傳非此



弘也

王阜

王阜幼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就學父母以阜少不允竊書負篋乘跛馬車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業大就聲聞鄉里

案范書闕阜為令多瑞應見東觀記

桓任

桓任母生時不食猪羊肉故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案任可謂純孝矣與曾子不忍父嗜異迹同心范闕

劉崇

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

案范城陽恭王傳載崇與父敞俱朝京師崇見莽將危漢室後遂起兵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賜則崇之澤長矣范闕

臯弘

臯弘字奉卿吳郡人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仕至司徒長史

案范書弘無傳惟見桓榮傳云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夫東漢人才猶互相引薦不由資格拜讓之風庶幾唐虞後世可多得耶

何湯

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桓榮門人常四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

娶生二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侯門皆奪俸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葢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内侯榮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案范書湯無傳亦見桓榮傳中時太子初立選求明經乃擢湯為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説尚書甚善之夫陳平之薦復賞魏無知況湯以弟薦師尤為佳事今人但知桓榮而不知何湯矣又案湯乃去滎妻句去上當有一字應是傳寫所脱

張佺

張佺為山陽令御政清潔疾惡若仇

案范書闕

羊茂

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歷官舍

案謝書于廉吏多細寫足以激千載之頑夫叔寶其一也范闕

劉平

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案平見東觀記平遭亂棄子全姪既而為母求食賊將烹之丐以母食畢就烹竟還詣賊賊感而釋之其仁義兼至者乎

劉琨

劉琨字桓公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路

不通琨為政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案琨見東觀記琨作昆范同

尹敏

尹敏字功季治尚書拜郎中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

案敏見東觀記范作字幼季疑刊誤也敏與功義相附耳

宋均

宋均為監軍與馬援征武陵蠻臨沅水而兵士多病均懼衆軍多疫勒兵圍賊矯詔降之遣還本郡均未至先自劾矯詔之罪帝甚善之

案均見東觀記降蠻還郡使伏波餘威不至隕墜功亦偉矣矯詔降賊而軍士免于死亡權也范同均後為九江太守虎自渡江蝗不入境其中孚之及耶

江革

江革字次伯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

今起居何如使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史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

案革見東觀記肅宗孝治天下故褒寵巨孝若此風化本原爾教民效矣後世孝弟力田科胡不一舉行之革字次伯范作次翁

王博

王博字季習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戒内外不漏

案范書闕

黄向

豫章黄向嘗步路中得珠璣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以半物謝向向委去不顧

案范書闕

陶碩

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已

案碩葢得辟穀之術者應入方術傳中范闕

杜詩

杜詩遷南陽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于邵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案范書詩字公君河内汲人所載事畧與謝同公君愛民不諱立威不惜興役其賢母之善于愛子者乎非徒煦煦為慈者也

韓崇

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勑崇曰汝南朕之腹心任次京師也

案范書闕今守令初銓者例由冢宰引見有不稱者罷之葢聖主留心牧民之官故不憚親為甄別至于大郡多由特簡非徒事一郡如漢帝之勑崇而已也

隱暹

隱暹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案范書闕

戴憑

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甚善之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案憑見東觀記憑葢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然不知于經義何若如以口給重席何榮范同

鄧儒

鄧儒字伯祖補尚書令正身機密不撓强臣

案范書闕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為尚書交阯太守坐臧伏法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鄉惡其名也臧穢之寶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賜錢三十萬

案意見東觀記

湛重

湛重字文叠補大司農在位歴載家至貧妻子裾縠給之食也

案范書闕此疑有脱誤

張堪

張堪字君游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勵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

堪召拜郎中

案堪見東觀記范同

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案今漁陽無桑木不識古歌何以有此

沈景

沈景為河間太守拜為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案范書闕一炊五日視十日者侈矣然貧家久慣無煙火不獨明朝為子推亦詞人諢談耳書將盡信吾寧取五日者

李鴻

李鴻字奉遜體性仁孝友于兄弟弟育為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恥門户斷絶自分代育遂劾印還歸欲過家恐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鴆而死縣令省記怛然驚悼

案李奉遜之棄身較鄧伯道之棄子其難且百倍豈得以輕生譏之范于獨行傳中不載其人遂使友于泯滅悲夫

周敞

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為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果如其言

案范書闕君明以元帝建昭二年死距光武之興尚有六十二年豈敞暮年亦及事世祖耶抑或謝書志天文引此為証也

陳茂

陳茂常為交阯别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没茂拔劒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案范書闕茂似有異術者不然則忠信涉波濤耳神亦有靈豈畏訶罵乎周敞何人或即京房之弟子否

陳宣

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

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
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
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勑以任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
臣尚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
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避乘
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隨車下宣前諫曰王者
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
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

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為河隄謁者以病免卒于家

案范書闕古今注稱建武七年六月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謝作十年未知孰是范五行志及帝紀均不載此豈以其未入門耶

戴禮

戴禮雅有威重拜侍御史以能治劇出為丹陽東都尉

案范書闕

張業

吳郡張業字仲叔為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拔劍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遺劍至河內到業死處酹祭悲哀感動路人

案業吳郡由拳人護持太守以身死之真義士也故能篤生孝子范書僅列張武傳而業附見何與武持遺劍悲哀千載覽之猶為墮淚

路仲翁

路仲翁好學家居受學者自遠方而至徵為博士

案仲翁似以字行者范闕

李敬

李敬遷趙國相其奴僕嘗于舍内鼠空穴中得繫臂珠及璫懸珥相連敬即出問主簿白言前相後夫人諸侯女也昔亡珠璣不知處所疑子婦竊之去婦殺婢即遣吏送珠付前相乃還去婦

案范書闕鼠穴偉得不復置問則去婦之寃何以白乎故拾遺而訪其主非惟存廉亦以廣仁也

公孫煜

公孫煜字春光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

案范書闕

煜為司隸校尉時京兆門晩開早閉

陸續

南陽陸續仕郡户曹吏時饑荒太守尹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閲其人訊以名氏六百餘人無有差謬興異之

案續字智初閎之孫也續之彊記與應奉相捋持此讀書則四庫無堅壁持此作吏則萬民無遁情范同

虞延

陳留虞延為户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

案延見東觀記范云以此見怨故位不升

延從女弟在孩乳其母棄之溝中延哀而收之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

案今育嬰之堂凡州邑多有在長吏與鄉里善士實心行之耳

延遷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寛刑宥罰囹圄空

虛盜賊弭息

案范書不載

延為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延園林栢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案此詳東觀記外黃作小黃范同考漢官儀注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陳留風俗傳亦稱沛公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因作園陵衛守小黃則作小黃為是袁紀亦作外黃均之誤也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于衆顯宗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

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于是上乃自劾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由是以延為明

案范書無延知衍華不副實三語不見延之不可奪也三年久矣乃自降劾顯宗豈自用者乎

延以楚王英事詔書切讓遂自殺身歿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封告

封告字君達為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職

被罪君達解其桎梏

案范書闕融以職獲罪定非贓吏解其桎梏仁哉掾乎

虞國

虞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聽事中庭國病卒雁棲于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

案此與鄭巨君白鹿夾車事相類皆太守佳話也范闕

謝夸吾

謝夸吾少為郡吏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夸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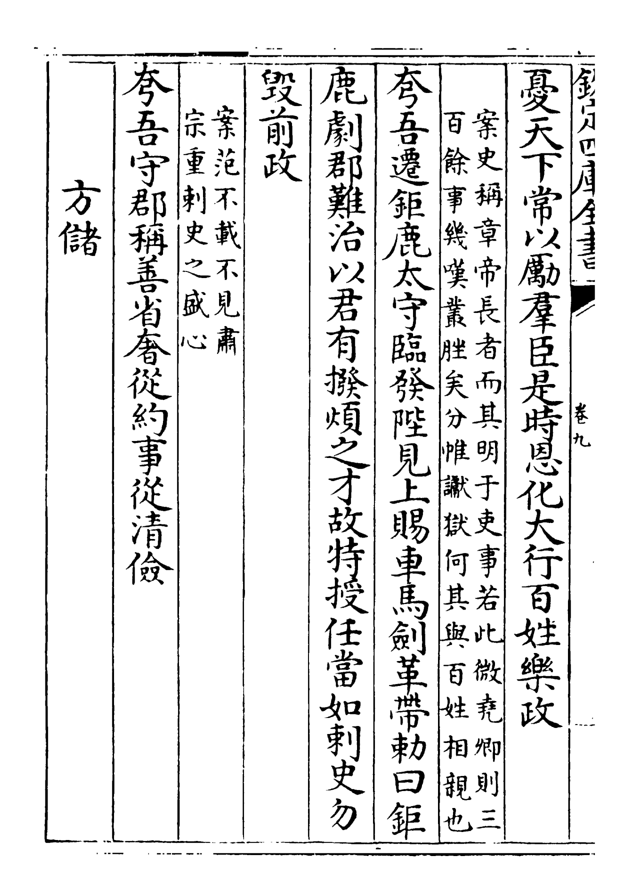
案范書夸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持身清約聽斷明允東漢循吏也第五倫為司徒命班固作文薦夸吾自代知人哉范書以其明風角豫知死期乃列之方術傳中不已謬乎授經事范闕

夸吾為壽張令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聘娶皆成善士夸吾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

五年蝗發太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案雨以貞女撫弟使二親雖歿猶存千古奇媛也范删之何居

夸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遷荆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録見囚徒戒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向夸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夸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



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案史稱章帝長者而其明于吏事若此微堯卿則三百餘事幾嘆叢脞矣分帷讞獄何其與百姓相親也

夸吾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上賜車馬劍革帶勅曰鉅鹿劇郡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史勿毀前政

案范不載不見肅宗重刺史之盛心

夸吾守郡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

方儲

丹陽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棲止其上白兎遊其下

案范書闕

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任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案儲此事與前漢尹翁歸同至于拔刀斷絲乃其驗矣

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

疾風暴雨乗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暝

案儲才行兼至惜以術數死則聰明之誤也然其言卒驗何竟不能須臾忍耶

范式

范式字巨卿一名氾山陽金鄉人

式少尚節義遊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户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

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案平子託巨卿為死友乃以屍埋其戶前夫戶外豈北邙哉屋下陳屍尚以為諱乃結死友而以此動之不已甚乎巨卿竟不負其所託其意量深矣

式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功曹後夢元伯玄冠垂纓屣履而呼曰我卒當以時葬永歸黄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曰

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案張元伯名劭汝南人范書畧同筆較古勁亦以潤色前人易為工耳

張修

張修字子慎拜尚書令有故官下卿刺史二千石為讒謗所廢者以次徵用奏罷中官貴臣子弟在官者國教肅清朝無秕政

案范書闕子慎舉用讒廢之臣可為萬世法葢未掌銓衡時其賢否洞然較明于當局也但後世行之恐讒謗旋及身矣

孫華

孫華字春光為司隸校尉下車減損隨車坐席不還豪傑貴戚賓客絶其書疏案法捕治無所迴避京師宴然强族斂手

案范書闕

孔嵩

孔嵩字巨山與范式俱在太學

案嵩南陽人巨山范書作仲山嵩家貧親老變姓名為傭卒式行部到縣因把臂勞苦敕縣代嵩而嵩不

肯去其捐者與後仕至
南海太守附見式傳

傳賢

傳賢字仲舒遷廷尉監清廉平直自掌法官無私閒常
垂念刑法務從輕比每冬至斷獄遲迴流涕
案范書闕廷尉寛刑要本清廉正直來不
然或以賄縱或以私執適足為惡人恃耳
賢遷廷尉素廉直公卿讌飲不往以家貧無以報其施
也
案賢以家貧不預讌飲此孔明所謂淡泊明志者
也後世作宦者彼此款洽殆無虛日何以能廉

賢拜御史中丞執憲公平百僚敬服

黃香

黃香字文彊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名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

案香見東觀記香以父老求歸而帝殷勤垂問至哉孝治乎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黃童可不歌矣抑香為巨孝而范侯求歸供養一事其亦未知香之心也夫

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

香為魏郡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姦邪立決詞訟

案遺吏上不字似衍官多一吏則百姓多一害故省事又不如省役

嚴翊

嚴翊遷潁川太守掾吏有過輒閉閤自責

案范書闕漢時掾吏多儒流為之故翊閉閤自責將以德感也後世猾胥狡吏非刑何以治之

鄭弘

弘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選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充州刺史少子舉孝廉

理劇東郡侯也弘少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拜為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于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徧孰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遷臨淮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為太尉

案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白鹿夾車千古美談而范遺之不表謝書能無闕如之憾臨淮范作淮陰

弘為太尉固讓不就西曹掾曰天子已白陵廟宜當拜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案范書同

陳囂

陳囂字子公拜大中大夫年七十每朝賀帝待以師傅

之禮賜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以病乞骸骨以大夫位終

案范書闕

張霸

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

案霸見東觀記霸先為會稽太守表用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守潁川松為司隸校尉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今删上奉松事而但存下語可乎引書任筆删録古人不免小失耳

張楷

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往從學之楷避不肯見

案范書楷霸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特性好道術竟以行霧為裴優所累術之不可好也如是

王譚

王譚除尚書郎服事臺閣專習國典據法為三臺之表

案范書闕

劉陵

劉陵字孟高爲侍中車駕南郊陵參乘上起早升輿伏陵曰陛下萬乘主宜立正配天雖尊神欲寢不當上爲天地靈祇下爲羣臣萬姓觀者予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爲後戒

案跋倚臨祭有司不可况萬乘南郊苟能夙夜惟寅何至惰容而伏孟高之諫難于倉猝悟主范書闕

陵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

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之

案陵中孚之德致虎徙他界乃令君家桓公獨擅其名何哉

刁曜

刁曜拜御史自在朝廷堂堂謇諤有邊臣之節

案范書闕邊臣字疑誤

曜遷魯相修德化法教以厲風俗威恩並行

周暢

周暢性仁慈為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洛陽城

旁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

案暢字伯持汝南安成人仕至光禄勲周嘉從弟范附見嘉傳客骸暴露陰氣爲沴陰陽不和旱魃斯虐故澤及枯骨則上天亦降大澤矣

百里嵩

百里嵩字景山山陽人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出廵處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三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遷降雨隨車而下

案范書闕甘雨隨車賢守美談范不傳之循吏抑矣

嵩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前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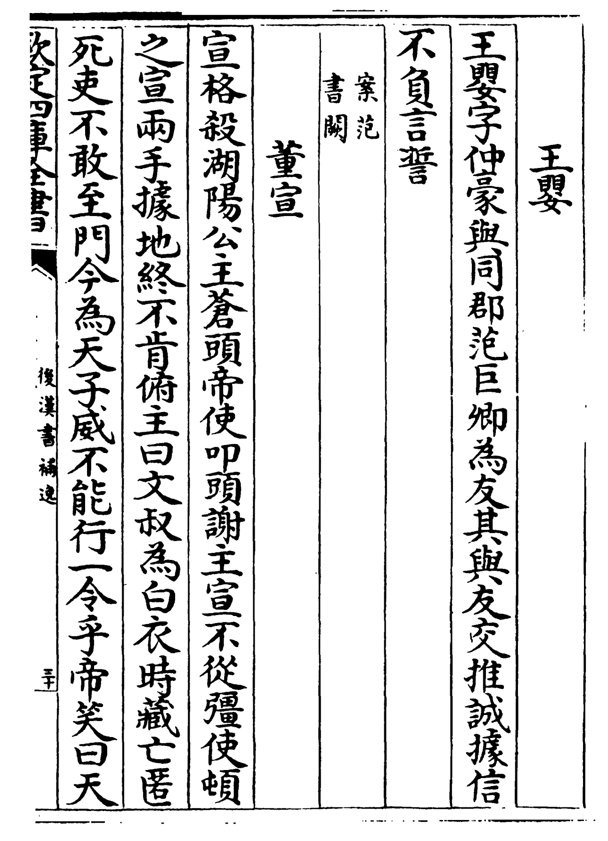
嵩為濟南相甘露降于郡安帝嘉之徵拜大鴻臚

案嵩為守必有殊政惜不傳耳不然何以呼吸通天也

郭丹

郭丹字少卿大守杜詩薦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徧署黄堂以為後法

案丹南陽人仕至司徒而家無遺産子孫困匱其清白吏耶薦為范作請為是



王嬰

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范巨卿為友其與友交推誠據信不負言誓

案范書闕

董宣

宣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帝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

子不與白衣同因勑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
桮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
如奉職不敢遺力

案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即所謂彊項令者
世祖優容小臣乃至于此千古帝王莫及

宣卒于官詔遣使者臨視惟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

案宣身沒之後一寒至此其無欲
可知故能作彊項令也無欲則剛

禮震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

陽王廐長

宗hidden

宗覆平原人年十七上書求代歐陽歙死惜書奏而歙已亡范附見歙傳

董春

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指條列科義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案范書闕

春為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奇民吏稱之

案窮經將以致用苟授政不達雖日坐臯比口授諸生亦與揮麈清言者等耳末世講學之儒多為小人所詆正坐此病如程朱大賢俱有臨民實政非空空講道學立院聚徒以為此聖賢事也董紀陽得之矣

後漢書補逸卷九